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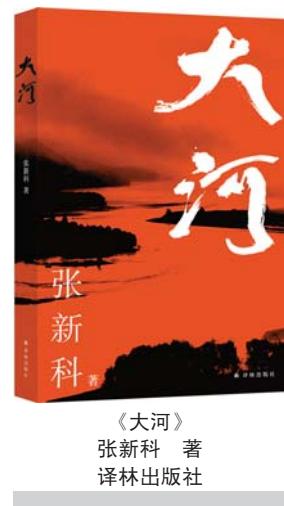
寻回“缺席”的历史记忆

□张新科

抗战期间,有这样一支十分特殊的武装——运河支队,源于一群爱国热血志士的自发组织,先与国民党部队合作抗日,后经争取归属中共领导,先后隶属罗荣桓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、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四师,他们在刀尖上跳舞,在枪口下行走,与日、伪、顽、匪、特各方势力裹血力战,曾与闻名遐迩的铁道游击队并肩作战。《大河》历经三年书写,是国内大运河文化中,首部涉及红色文化、描写抗战期间运河支队的长篇小说。

回顾中国近现代史,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,三个过程,尽管性质不同,但蕴含其中的精神内核和核心价值,或者说是精神密码,都应该是相同的。没有这些精神内核,哪一个阶段都不可能实现。通过《大河》这本小说,我试图用文学的形式,用喜闻乐见的方式,总结、归纳和诠释这个精神密码。从小处说,这些精神密码可以让我们每个人了解过去,珍惜现在,向往未来;从大处说,对这种精神内核的传承,也是构筑中国价值、中国力量的文化原点。

我在徐州担任大学校长期间,见过数十位运河支队队员的后代,他们请我为运河支队写部作品,让长眠于



地下的数千名运河支队队员,能像他们的战友——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一样,欣慰和安息。闻名遐迩的铁道游击队,是一支与运河支队同时期、同地区并肩作战的地方武装,因山东作家刘知侠的长篇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,以及随后据此改编的电影、电视剧,甚至还有那首人人能哼唱的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而风靡天下,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。令人遗憾的是,作战范围更广、主要区域位于苏鲁交界的运河支队,八十多年间,一直缺乏作家挖掘撰写。《大河》出版后,我想长眠于地下的运河支队的英雄以及他们的后代,甚至是作为战友的铁道游击队的英雄都会感到欣慰。

小说的男主角叫胡轩涛,徐州铜山柳泉镇人,从小生活在川流不息的大运河两岸。抗战爆发前期,就职于济南工务局的胡轩涛,面对黯淡时局和腐败官场,愤而去职,回到位于运河岸边的老家徐州。此时,胡轩涛的胞弟、中共党员胡轩宇在南京上大学,思想进步,早于胡轩涛加入共产党,并且倡导国共合作,拥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实现全民抗战,当他在南京亲身经历了大屠杀事件后,决定回家乡抗战。不愿做亡国奴的兄弟二人,决心组建武装,保卫家园。

组建武装部队,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千难万难。胡家从胡轩涛的曾祖父伊始开办酒坊,经过三代人的努力,胡氏酒坊在铜山周边几个县已经颇有名气。此后,胡家又开了私塾和百货店。至胡轩涛父亲这一辈,家族生意依然红红火火。胡家两兄弟变卖家产、自掏腰包,筹措到前期经费。两兄弟通过“管饭”的方式,很快就拉起了两百多人的队伍,这里面有逃荒的、要饭的、无家可归的,更多的是当地的热血青年。胡轩涛通过自己的老部下、在国民党军队任职营长的戴清,联系上了徐州行政督察专员、兼第五分区游击总指挥的李明扬,李明扬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,思想开明,胸怀民族大义,感

动于胡家两兄弟的抗日热情,主动提供了不少枪支弹药。

人有了,枪有了,这支民间抗日武装的腰杆也硬了。在两兄弟率领下,运河支队智夺武器、惩治恶匪、袭击汉奸、截杀日军……威名响彻苏北鲁南,多支抗日武装投至麾下,运河支队先后隶属八路军一一五师和新四军四师。他们驰骋于苏鲁大地,鏖战于运河两岸。大河畔、矿区、山岭间,处处闪现着他们矫健的身影。苏鲁秘密交通线上,他们护送一大批中共重要人员前往延安;运河支队成员打入敌人内部,孤身探虎穴,龙潭擒元凶……他们用无限忠诚和大智大勇,同日、伪、顽、特、匪各方势力短兵相接,裹血力战。

小说中描写的运河支队与铁道游击队的关系,是真实存在的。铁道游击队隶属于鲁南铁道大队,运河支队和鲁南铁道大队级别相当,因此,运河支队要比铁道游击队大很多,编制和战斗人员是铁道游击队的数倍。当时,两支队伍都在鲁苏边区活动,经常互相支援,共同执行任务。每当运河支队和鲁南铁道大队联合作战、围打敌人据点的时候,铁道游击队就会负责外围作战,截击敌人军火专列,制造混乱,分散注意力。所以,《大河》也是一本书写铁道游击队传奇故事的书。

逐光的歌者

□王兆胜

我与李恒昌并不太熟悉,对他的了解只限于文字,有限的几次联系也是通过文学。但我分明感到,他是一个有温度和血性的人,还是有些沉醉的人,特别是对于文学、文字有偏好,做事特别执著认真。这次读了他的散文集《谁在深究思想的美丽》,对他多了一层理解,也有了心灵上的契合,仿佛看到一个与世俗世界不一样的灵魂。

这本散文集里有很多人与事,更有各式各样的历史故事与文学作品,一看就知道作者颇爱读书,而且是读了很多的书。将书与读书当成志业、共同的伴侣、生命的知音,于李恒昌来说亦不为过。因为这些知识的获得不只是需要用功、用力、用心,更需要相信,因为信则诚、信则灵。如果从知识的层面阅读这本散文集,你不仅会有一种丰足感,还会爱上读书,以此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也未可知。

还有生活,那些日常生活,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喜怒哀乐、成败得失、酸甜苦辣,也都从这本散文集中缓缓地透出,显示了人生的复杂况味与生命的各种调子。严格说来,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,但真正能进入生活并从中提炼出有意味的形式,那是很难做到的。李恒昌对于生活,能进也能出,还能让生活发生蒸馏和升华,看出其中弥漫的雾气缭绕,以及如梦一般的觉醒与点醒。

我更看重恒昌之于生活点滴之美的捕捉,以及像孩童一样追逐生命光彩的好奇心及其清纯。在不少人心目中的混浊甚至染缸般的人生,经过恒昌的眼睛与心灵过滤,竟能焕发新的生机与娇艳的美好,一如朝阳与晚霞显示的壮丽辉煌一样。那个关于财富的三个动人故事,那个给客人留言并制作书签夹入书页的宾馆服务员,那个每天都给网友写吉言被误诊的姑娘,那个因为一个烧饼而感恩的乞丐,还有妻子对路人姑娘的细心观察和用心关爱,以及用餐时朋友的细致关心,都是作者内心开出的蓓蕾,读了既感到温暖,又分外清明,还变得透彻。

书中有一种强烈的时代使命感,不论是对于社会世俗现象的批评,还是对于人类面临的污染的忧患,以及关于未来命运的一些思考,都有所体现。这种大情怀继承了中国传统士子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,也是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思考。不过,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李恒昌那种带有诗意和感恩的哲理呈现,与人生进行化合之后得出了知性、智性、灵思、智慧。李恒昌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,最重要的是,这些思想的火花是用目光与生活碰撞之后产生的。

不同的人面对生活、人生、生命、人性时,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。我最欣赏是那些从苦难中生长出美丽与幸福的翠绿之色,也喜欢从天地万物人心中发出来的感恩之声,还愿意听到那些一直存在并影响生命进程的无声之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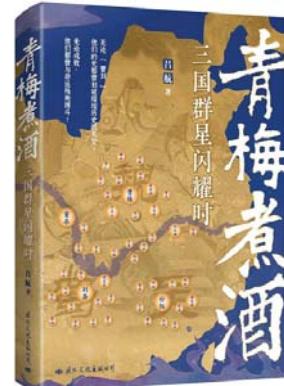
曹操为何总讨人嫌

□禾刀

读三国从来不缺作品。一般人读三国,易被《三国演义》带偏,脑海里总是坐着一位神机妙算的诸葛亮。不过,无论是读小说还是读史,曹操常被置于历史的批判面。

吕航的这本《青梅煮酒:三国群星闪耀时》,轻松幽默,叙事流畅,读来印象深刻。三国时最大的特色是三足鼎立。为了找到一块迅速壮大的跳板,“三足”各自挖空心思。刘备穿上了汉室后裔的黄金袈裟,孙坚则从历史故纸堆里翻出了个孙武后人的“足金”身价。相比之下,曹操上无祖坟冒青烟,只有努力贴近权力如日中天的宦官群体,这也让他落得个“赘阉遗丑”的骂名。曹操当然懂得“洗白”的重要性,所以总是试图接近名士圈,但无论如何将热脸往名士们的冷屁股上贴,“在清流雅士云集的会客厅,根本没人搭理他”。

历史上的名士群体并非茶余饭后的等闲之辈。他们才高八斗,既不乏合纵连横的政治奇才,也不乏能够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超级智囊。更重要的是,名士群体的清流形象,牢牢掌控着社会



道德舆论阵地。刘备“三顾茅庐”,既是爱才的表现,也是向名士群体递交的一张态度诚恳的“入场券”。再往前,战国四公子中,仅孟尝君便有门客三千。

曹操能够迅速壮大,并威震四方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以重振汉室之名而挟天子以令诸侯。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所载的“太祖将迎天子,诸将或疑,荀彧、程昱劝之,乃遣曹洪将兵西迎”,名士荀彧、程昱此计无形中大大提升了曹操的政治“威望”。

本书中,吕航对名士群体倾注了大量笔墨。名士们虽然依附于各种势力,但他们往往有自己的抱负。眼看曹操“贼心”膨胀,特别是名士孔融被曹丞相杀害之后,“让荆襄名门望族在内的所有名士胆寒”,名士们以一种不合作的方式表达了对抗,具体包括荀彧、荀攸、程昱、贾诩等人。失去名士群体的支持,虽然曹操羽翼已丰,但任何一座大厦的筑成,均离不开扎实的根基。当枭雄们自以为权倾一方,可以任由意志号令天下时,失去根基的他们,其实离大厦将倾只剩一步之遥。

三国是群雄逐鹿的时代,各方势力的汇聚往往取决于一个字,那就是“义”。曹操并非不懂得这个道理的重要性,所以会以“事君不忘其本,天下义士也”而放走关羽。但与他过多的负面形象相比,这一点又不足以扭转他历史上的奸诈形象。

早年曹操每次吃了败仗,抱定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”的想法,单枪匹马,逃之夭夭。没有对比便没有伤害。同样是逃,同样是抛妻弃子,刘备常会“痛哭流涕,哀恸三军”,把视百姓为衣食

父母的戏份演足,于是逃得光彩,逃得道义。还有,他跟关羽、张飞“寝则同床”,与赵云“同床眠卧”,和诸葛亮“情好日密”,对张松、法正“皆厚以恩意接纳,尽其殷勤之欢”。“刘备的弘毅宽厚,并非只对亲信大将或机密谋士,而是已经达到普惠众生的高度。”

刘备、孙权二人在道义上也存太多瑕疵。“史书记载,刘备曾庄重许诺,只要刘璋放弃抵抗,一定‘礼其君而安其人’。”然而,“当刘备大军开进成都时,官方府库被掠一空,普通百姓家也不能幸免”“沃野千里的益州到手,仁义大旗残破不堪”。壮大后的孙权对“文武双全,战无不胜的东吴擎天柱陆逊”极尽羞辱之能事,“《三国志·陆逊传》记载:逊愤恚致卒,时年六十三。东吴的中流砥柱,就这样被孙权一脚踢碎”。

“三足”之中,曹操之所以最被历史诟病,原因还有众多。曹军除了砍杀对方士兵,“连百姓也不放过”。曹操随性杀人常令仆人心惊胆战,点滴叙事,终汇聚成曹操“尽失人心”的历史形象。当然,所有原因中,汉室“窃贼”污点可能最为耀眼。



《谁在深究思想的美丽》
李恒昌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